

写在前面

京剧大师梅兰芳是将中国京剧有组织、有规模介绍到国外去演出并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第一人。他一生多次出国访问，传播中华文化，结谊国际友人。尤其是1930年，梅兰芳应邀率团赴美，影响深远，从而将中国京剧引入世界艺术之林，他也成为中国戏曲史上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在西方获得盛誉，并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1935年梅兰芳应邀访问苏联，苏方组成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首的高规格接待委员会，德国著名导演布莱希特专程赴苏观摩梅的表演，使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代表人物相聚一堂，一时成为佳话。而梅兰芳曾三次出访日本，读者却知之不多。即使偶有文章提及，大多语焉不详。尤其是1956年，这是梅兰芳距第二次出访日本，事隔三十二年后的第三次访日，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

梅兰芳首次访日是在1919年，那次在东京和大阪演出了13天；第二次访日是在1924年，是为支援东京帝国剧场的复兴，同时为日本大地震灾民义演募捐；第三次就是1956年，梅兰芳受周恩来总理委派，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等团体邀请，率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获



▲ 1959年2月19日作者在戈壁滩帐篷内制图

照片左起第三人)因疲劳过度，不慎跌落在钢筋丛中身负重伤，幸好抢救治疗及时，不久恢复了健康。

原设计生产铀部件的四分厂包括多个车间，规模大，施工安装周期长，难以按要求时间建成投产。经过集思广益，决定在技术攻关成熟的基础上，先集中力量建成一座代号为18号的实验厂房。在二院支持配合下，总厂的化工工程师宁志敏等人在北京做工艺设计，厂房施工图则在基地做，基建处的岳维安工程师等人承担这一任务。我则做北京和基地的联络沟通和协调工作，边设计边做施工准备。于是18号厂房得以提前到1962年9月18日破土动工，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建成。随后进行调试投产。

洋拐杖没有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只有开动脑筋，手脚并用摸索着前进。按照中央部署，目标锁定在1964年要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早在1960年春，我们的核专家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了。理论设计和力学计算是龙头，要先行。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领导下的科研小组一步一个脚印展开原子弹理论和结构模型的研究。1962年9月，北京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铀235装料原子弹的初步理论和设计方案报告。紧接着在青海核武器研制基

地陈能宽、王淦昌各自提出的两个不同方案，全尺寸整体出中子的爆轰实验先后都成功，而且顺利地完成了铀235亚临界裂变反应过程的实验。眼看万事俱备，只等东风。就是只等核工业各个生产厂配合好拿出合格产品了。

联合企业一分厂生产出来的六氟化铀，要送到兰州铀浓缩厂用多级扩散法进行铀浓缩。1964年1月，浓缩的铀235再运回联合企业四分厂，用真空感应电炉精炼，铸造成型，精细切削成半球形的铀部件。4个铀部件运到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总装配。从1964年5月到7月，在装配过程中所有环节经过实验都具有足够的次临界安全性。8月，两颗在任何不利条件下都能保证稳定、安全、可靠又准确无误爆响的原子弹就制造出来并运送到实验基地，其中一颗用于正式试验，另一颗作为备用。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在震天动地的阵阵巨响声中，火球凌空翻滚，一朵蘑菇云旋转着腾空而起，直达万米高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1919年梅兰芳摄于首次访日期间

1956, 梅兰芳第三次 访日纪实



▲ 1956年梅兰芳（前排右二）率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与副团长欧阳予倩（前排左二）等抵达日本羽田机场

得巨大成功。

三十二年后又到日本

1956年5月26日下午三时四十五分，梅兰芳一行乘坐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飞机安全降落日本羽田机场。

当时的欢迎场面，梅兰芳后来记述道：“许多位女士、儿童穿着艳丽的衣服，将娇红嫩白的花束送到我们的手里，有几位老朋友从人丛中伸出头来向我招手，日本朋友的欢迎词和我的答谢词，都被热闹的人声给掩盖下去。这正是红日当空的时候，天气很热，但欢迎的人都兴高采烈地唱着《东方红》和《东京——北京》的歌曲。”

机场欢迎仪式结束后，朝日新闻社负责人远山孝陪同梅兰芳一行乘车前往帝国饭店下榻。饭店的对面就是皇宫，窗外即宫墙御河，环境清幽，风景秀丽。梅兰芳刚进房间，饭店主人立花盛枝即前来问候，并给了梅兰芳一个惊喜：“当年您到美国去演出的时候，坐的是日本邮船‘秩父丸’轮，我就在那艘船上担任事务长。我在船上看了您的戏，那艘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没了。”立花盛枝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一艘轮船，“这

就是‘秩父丸’号轮，送给您留作纪念吧。”如此一说，立花盛枝和梅兰芳应该是老朋友了。两人热烈握手，相视而笑。

就像立花盛枝珍藏“秩父丸”轮照片一样，梅兰芳也是个有心人。第二天

上午，年已八旬的前帝国剧场经理山本久三郎等日本朋友前来看望梅兰芳，询及许多未能见面的老朋友，梅兰芳即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本粘贴着前两次访日演出时的图片和文字的档案资料。会讲一口流利北京话的波多野乾一向梅兰芳一一指说谁还健在，谁已作故。这时候，一旁的日本庭园学专家龙居松之助教授突然在梅兰芳的这本档案册中看到了他父亲龙居赖三的信札，惊讶无比，不由感慨地对梅兰芳说：“您真是珍重友谊的人，三十多年了，经过许多变乱，这些东西还保存得如此完好。”说罢，他将自己的一本著作《日本之庭园》赠送给梅兰芳。

由日本各界名流组成的欢迎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盛大鸡尾酒会，是于5月29日下午四时在东京会馆举行的。梅兰芳后来一直忘不了，一位日本青年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曾发问：“中日两国结束战争已有十年之久，为什

么还不能恢复邦交？”另一位演员接着说：“日中两国虽然没有复交，但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却紧紧连在一起了。”

此次访日的第一场演出，是于盛大鸡尾酒会后的次日晚在东京歌舞伎座揭幕的。开幕式后，袁世海、李和曾演出《将相和》；江新蓉、江世玉演出《拾玉镯》；李少春、谷春章演出《三岔口》；最后是梅兰芳演出《贵妃醉酒》。当时本来要把由东京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用日语翻译出来的剧情打幻灯说明的，结果因灯光原因没有用上，梅兰芳因此担心日本观众是不是能看懂懂接受这几出中国古典戏剧。后来的演出效果让梅兰芳感觉到，日本观众虽然不懂中国话，“但对剧情和京剧特有的上马、开门、过桥、登楼的虚拟动作，大部分是能够理解的。譬如《将相和》里面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一场，《拾玉镯》的做活、哄鸡，《三岔口》

的摸黑,《贵妃醉酒》的过桥、看雁、闻花、啣杯……的身段都有强烈的反应”(梅兰芳语)。华侨们看得更是如痴如醉。演出结束后,中国京剧艺术家们谢幕多次,以答谢观众热情的鲜花和掌声。

应该一提的是,这次访日演出期间,也曾出现不和谐音。中国京剧代表团在东京歌舞伎座演出时,梅兰芳扮演的杨贵妃刚一上台,就听到三楼观众席上有人发出怪声叫嚷,跟着就见一批传单像天女散花似的飞舞而下,剧场出现了片刻骚动。但演出并没受到大影响,中国演员和日本观众并没有理会这些人。事后,代表团副团长孙平化曾将捡到的一张传单给梅兰芳看,上面第一句话就是:“抗日的梅兰芳先生为何来到日本?”原来这是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所为。第二天,日本《读卖新闻》晚刊针对这一拙劣行为,指出:“有些坏小子向舞台上的梅兰芳扔反共传单,这些混蛋像垃圾一样,在任何角落里是总有一些的。”

不期而遇的老照片

6月3日,代表团一行应邀冒雨到日本著名戏剧家市川猿之助家里作客,受到盛情款待。猿之助先生还给代表团所有成员,每人准备了一件日式睡衣留作纪念,并写上了每一位的名字。梅兰芳

感慨地说:“市川猿之助先生的全家对中国京剧代表团全体同人的深情厚意,使每一个团员感到温暖,忘记了是在异乡作客。”

第二天,朝日新闻社在帝国饭店招待中国访日京剧团全体成员。当梅兰芳来到帝国饭店时,不由感慨万分。原来他第一次到日本时就住在帝国饭店。日本大地震后他在东京演出也住在这里。事隔三十多年,当中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又重新入住帝国饭店。看着眼前与日本现代化高楼大异其趣的古堡式的建筑,梅兰芳告诉大家说这座建筑物的特点是基础厚重宽大,上面比下面狭小,仿佛中国砌造城墙的方法,房子的底盘特别大。每一幢屋宇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单位而又连接相通,有点像北京大住宅的布局。建筑的材料主要是砖和一种分量极轻的石头。屋宇前后都有宽阔的院落,每一个院落里都有宽大的水池,经常积水。大正十二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建筑有上面所讲的几种特点,所以没有烧毁、倒塌,市内其他建筑因为周围的房子起火,市内水管全部破坏,水源断绝,无法营救,只能听其延烧。梅兰芳还告诉大家,这幢建筑是日本请国外工程师设计的,当时饭店股东方面考虑省钱,一开始不同意工程师的设计,最后是帝国饭店董事长大仓喜八郎信任工程师,由他

当天下午,梅兰芳一行来到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参观,河竹繁俊馆长亲自引领着参观者来到“芝居(即戏剧)版画”展室。这是纯粹日本风格的艺术,深受浮世绘影响,充满着东方风味,且大多与戏剧有关,如《劝进帐》、《道成寺》等名剧,都有精彩图片。河竹馆长介绍说,这样的馆藏这里约有五万件,可不时更换陈列。在参观到一间陈列着日本许多名演员照片和画像的展室时,梅兰芳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来,原来他在这里“遇”到了好几位已经逝世的旧友的遗像,如中村歌右卫门、尾上梅幸、守田勘弥、菊五郎、河合武雄等等,站在他们的遗像前,梅兰芳感慨地说,我当年两度访日演出时,曾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还和有些老朋友同台演过戏。

这时候,代表团中的袁世海忽然发出一声惊叹,原来,他在展室一角,意外地与自己十三岁时的剧照不期而遇!这是一张扎靠勾脸,上面注有“中国京剧的花脸”文字。这张照片,一下子勾起了袁世海对童年时代在科班学艺的往事回忆,他不由感慨万千。当河竹馆长知道袁世海本人还没有这张照片时,当即答应复制一件送给他,让他欣喜不已。

展览室里还陈列有代表团中欧阳予倩先生青年时代送给帝国剧场经理山本久三郎的便装照片和在日本留学时期表演日本戏剧《奶姐妹》的剧照,同样让大家赞叹不已。经历这次参观,梅兰芳后来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们国内早有设立戏剧博物馆的计划,我想,我们中国的戏剧博物馆一旦成立起来,将会在亚洲博物馆的展览中出现一个异彩,因为我们的戏剧资料除了民间所藏之外,单以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戏曲资料而言,就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此番在东京,代表团一共呆了十天。在几场演出中,日本的剧场硬件设

拍板决定的。这时一旁的姜妙香忍不住插话说:“大仓喜八郎就是第一次邀我们到东京来演出的主人,帝国饭店就是他创办的,所以梅先生知道得那么详细。”



▲ 1919年梅兰芳(手捧鲜花者)首次访日演出时与日本演员在一起



▲梅兰芳（前左一）等游览日本京都岚山

施给梅兰芳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一旁的儿子梅葆玖，当年他到日本演出，日本虽然已有广播电台，但剧场实况转播尚未流行。现在有了电视机，买不到票的市民同样可以在家里通过电视机欣赏中国古典戏曲。果然，代表团离开东京前一天，一位通讯社的日本朋友对梅兰芳说，这几天东京有电视机的大旅馆、饭厅等公共场所和许多家庭，都变成了小歌舞伎座；他大致估计了一下，仅6月1日晚上，在电视机前看中国京剧的日本观众就不下300万，比平常看电视的多出两倍。

看着这样的景象，梅兰芳在为京剧艺术感到欣慰之余，也不由感慨地回忆起他第一次到日本演出时，经费完全由他个人筹集，当时剧团规模也比较小，开支也较紧，如果演出不卖座，肯定要赔本。所以那次日本之行，是冒着风险的。所幸那次演出受到日本人民欢迎，梅兰芳说，“因此我才有信心进一步再往欧美各国旅行演出”。由此可知，中国京剧在轰动欧美之前，早已在日本打响。

6月6日，中国京剧代表团一行离开东京乘火车前往福冈，途经广岛车站时，面对这座曾经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受难城市，大家的心情陡地感到一阵沉重。列车停站时，孙平化通知梅兰芳，站上有欢迎的人群，请梅下车和大家

相见。

梅兰芳等人下车后，一群原子弹爆炸中的幸存者，手捧鲜花前来献花。只见他们脸上手上都留有疤痕，有的甚至还有严重损伤。梅兰芳向欢迎人群致慰问词后，现场一位幸存者对他说：“您看

到我们的伤痕，觉得难受，但我们还能出来见人；有些缺腿、断臂、双目失明的人只能躺在床上，行动需人照顾，他们更悲惨！”面对他们，梅兰芳觉得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显得那么无力，大家只有在心里为他们祈福。

列车重新启动前往福冈。刚才广岛车站所见一幕，让梅兰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欧阳予倩说：“见到这些原子弹受难者，心里非常难过，有什么方法可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慰问？”欧阳予倩主张举办一场义演，筹款送给他们。这一建议得到了代表团同仁赞同。大家还补充道，战后日本还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难童，应该对他们一并救济。于是，代表团当即对朝日新闻社的远山孝先生等日本朋友，提出了这一建议和想

法。对方听后非常高兴，表示欢迎中国京剧代表团和梅兰芳的义举。双方约定，等全部演出结束后，在东京义演两场，将募得之款全部捐赠给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孤儿。

惊喜与感伤

中国京剧代表团到达福冈后，于6月9日在大博剧场开始演出。大博剧场只有1300个座位，全部爆满，另有200多人只能买站票。但他们同样看得津津有味。第二天的日方报纸这样报道：“因为昨天是星期日，日本九州各地人民到福冈观看中国京剧代表团演出，显得格外踊跃。在开演两个钟头前，很多观众就在戏院门口排队等候开门，观众当中有长崎市八十几个渔民组成的京剧观赏团，他们从160多公里外坐火车赶来看戏，还有三十五个从佐贺雇了一辆汽车前来看戏的农民，此外有很多观众是从大牟田、下关、别府等附近的城乡赶来的。”住在长崎、鹿儿岛等地的华侨，还把这一天定为观赏京剧日，招待九州60岁以上的华侨来观看祖国艺术家的精彩演出。

6月13日，代表团一行乘车来到了八幡市可容纳近7000人的八幡铁制体育馆。八幡是日本的钢都，重工业的策源地。代表团此行是特地为日本工人演



▲梅兰芳（捧礼品者）、欧阳予倩（捧花者）与日本戏剧界人士在欢迎会上互赠礼品



▲梅兰芳率团在日义演，这是义演剧场国际剧场外景

出。仅八幡制铁厂，就有1000多名工人订了中国京剧代表团演出的戏票。因这个体育馆不常演戏，所以一应所需装置都是在一夜间，组织了许多人临时突击布置起来的。

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开始前，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梅兰芳，今天上午九点开始，就有观众赶来等候入场，到下午三点，排队的行列已有一公里长。现在体育馆看台上5000多个座位已经坐满了，还不算站着的观众。其中1000多名八幡制铁厂工人，是刚刚下班，带着饭盒前来看中国京剧艺术家演出的。其他还有工人家属，从附近城市赶来的工人、学生、妇女等等，也有从福冈赶来再次观看中国京剧团演出的日本观众。

演出开始后，曾出现过一个小插曲，着实让梅兰芳担心不小。当时他正在后台化妆，忽然得知很快要上场的演员谷春章中暑了，出现呕吐头晕。团里的赖医生为谷春章紧急诊治以后，梅兰芳犹不放心地问，谷春章身体怎么样，没大碍吧？等会儿他要演《三岔口》里的刘利华，又是翻腾又是跳跃，他能坚持吗？

梅兰芳一边担心着，一边给自己拍好了粉。刚一站起，台上《三岔口》的锣鼓声就响起了。梅兰芳走到幕边，见谷春章已准备上场，忙问他身体怎么

样？谷春章笑道：“您放心，我已缓过来了，在台上保证没问题。”后来谷春章果然充满自信地拿下了这场戏，还赢得观众满堂彩，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的梅兰芳这才松了一口气。

中国京剧代表团在日本，除了演出外，当然少不了游览。这同样给梅兰芳留下了难忘的印象。6月18日上午的奈良之行即是其中一例。

奈良是日本元明天皇时期的京城，当时叫平城京。建于和铜三年（公元710年，即中国唐睿宗景云元年），到延历三年（公元784年，即中国唐德宗兴元六年）迁都长冈京。这70多年正是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时期。城外连冈叠嶂，林麓苍劲，沃田远村，绿茵遍地。名胜古迹有着名的唐招提寺、兴福寺、平城宫、太极殿遗址等。除此之外，奈良古城的古建筑雕塑以及各庙宇收藏的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也无比丰富。梅兰芳三十多年前到奈良时，曾参观过正仓院博物馆，里面即展出有唐代乐器和日用品。

说到奈良，说到中国文化输入日本，不能不提唐招提寺。唐招提寺是日本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即中国唐肃宗乾元二年），为了纪念中国圣僧鉴真和尚建造的。梅兰芳久久凝望着寺中鉴真和尚的坐像，感慨地说，我是泰州人，他是扬州人，泰州和扬州也是同乡，在这里见到鉴真和尚更感亲切……

梅兰芳第三次日本之行，所到的许多地方，所见的许多人，不时让他回忆起许多当年往事。

三十二年前，梅兰芳第二次到日本，在京都演出完后，日本电影公司请他拍摄《廉锦枫》中的《刺蚌》和《虹霓关》中的《对枪》两场电影。那天从早到晚整整拍了一天，结束后，拍摄方请梅兰芳吃“鸡素烧”。因为饿极了头，他就多吃了些牛肉，回到旅馆，

又喝了些浓茶，就倒在枕上睡了。半夜里，忽然感到胃胀，接着是腹部疼痛，人一下子就醒了。这时候他肚子已像被刀绞一样，疼痛加剧，还发起高烧，人也有点迷迷糊糊了。服务员进来看到他这副模样，连忙通知他的朋友久保田先生，然后请来了京都名医今井泰藏先生。经后者诊断，原来梅兰芳在疲劳之后，伤饥食饱，饮食过量，引发急性肠胃炎，且来势凶猛。此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经今井医师紧急救治后，终于缓了过来。此后今井医师昼夜不离，对梅兰芳用心调治。一个多月后，梅兰芳完全康复。分别前，他应邀到今井医师家作客，并和他家人合影留念。当时今井医师的女儿今井京子才六岁。梅兰芳要付医药费，今井医师坚决不肯收，他说友谊比金钱更珍贵。后来看实在相让不下，他对梅兰芳说：“这样吧，我喜欢中国的翡翠，您下次再来日本，给我带一副翡翠袖扣作为纪念。”三十多年来，沧桑变幻，这件事梅兰芳始终没有忘记。这次来日本，就把镶好的翡翠袖扣带来了。一到东京，他就托日本朋友打听今井医师，结果都无下落，直到到了大阪，终于从朝日新闻社的朋友口中得知已找到今井医师，明天游览天龙寺可能会见到。听到这消息，梅兰芳高兴极了。

6月20日上午，梅兰芳一行来到京都名胜天龙寺，刚进入寺里的大书院，就见一位穿着淡红色衣服的日本妇女迎了上来，她站定在梅兰芳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随后双手递上一张照片，动情地说：“梅叔叔，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今井京子，知道你们今天要来游览天龙寺，我一清早就在这里等候了。”

梅兰芳久久打量着眼前的今井京子，一别三十多年，当年六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得风韵楚楚。梅兰芳看着照片，感慨地说，“这张照片是当年在你们家里照的，我也保存着，这次也带来



▲ 梅兰芳（右）在日本与吴清源合影

了，你那年才六岁。当时我得了急病，多亏你父亲给我尽心医治，救了我，我一直没忘，你父亲还好吗？”

梅兰芳这一问，今井京子眼圈一红，哽咽道：“父亲十三年前已经故世了。”一听今井医师已经故世，梅兰芳顿时伤感无比。今井京子含着眼泪告诉梅兰芳：“自从您走后，父亲常常念着您，报纸上如果有您消息，他不仅仔细阅读，还会讲给我们听。他一直盼着您再来日本，和您再次相见。我母亲亡故后，我们有了继母，接着又有了弟弟、妹妹。我结婚后离开了娘家。”

听完今井京子这番话，梅兰芳觉得一阵心酸。他告诉今井京子：“当年你父亲曾说起过喜欢中国的翡翠，我答应送他一副翡翠袖扣，这次带来了，遗憾的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请你通知今井夫人，过几天我到京都演出时，我会抽时间去她家里，把这副袖扣亲自献到你父亲的灵前，表示我的心意。”

26日下午，中国京剧艺术家在京都演出，演出盛况自不待言。第二天上午，梅兰芳等一行即前往今井夫人家拜访。今井夫人和京子小姐早已恭候在门口迎接梅兰芳等中国艺术家。

进屋后，今井夫人揭开灵帏，露出今井医师的遗像。想起今井医师的救命之恩，梅兰芳不由潸然泪下。拭去泪，梅兰芳在已故老友灵前献了鲜花，然后双手把一副翡翠袖扣供在故友遗像前，并行追悼礼。

会晤围棋圣手吴清源

此次日本之行，梅兰芳会见日本围棋圣手吴清源，堪称是一段佳话。还在代表团初到东京时，梅兰芳就在日方安排的欢迎仪式上见到了吴清源，吴清源还热情地邀请梅兰芳去他家。因见时间安排过紧，梅兰芳和吴清源约定，等巡演结束返回东京时再见。

这是中国京剧代表团回到东京后的7月11日。午后，梅兰芳不再参加其他活动，在帝国饭店等候吴清源到来。许姬传酷爱围棋，知道吴清源要来，也留在旅馆里，哪儿都不去。

下午两点，一代围棋大师和一代京剧大师终于再次在东京握手相见。吴清源不留发，穿着浅灰色中山装，面容温和敦厚。双方寒暄后，吴清源即把陪同他前来的多贺谷先生介绍给梅兰芳：“多贺谷先生是《读卖新闻》围棋专栏主编，多年来一直给予我很大帮助。”接着又说道，“我小时候跟着祖母看过您的戏，十二岁那年，我

在北京大方胡同李先生家里见过您，今年我四十三岁，一转眼已经事隔三十年了。”

吴清源这一说，梅兰芳顿时想起了什么，他回忆说确有这件事，他甚至还想起了其中的细节：“李先生是喜欢下棋的，那天请客，有围棋的局面。我走进李家客厅时，您正和一位老者对局。老先生想半天才下一子，您是落子如飞。”梅兰芳说他当时感到很奇怪，怎么老先生跟一个小孩子下棋会如此吃力。这时候旁边有人轻声对他说，这盘棋老头儿输定了，你别小看这小孩，出手不凡，将来会成为高手。梅兰芳接着对吴清源说，“以后关于您到日本的情形，我从几位老朋友口中也听到一些。我对围棋是外行，当年也曾学过一阵，后来有朋友劝告我，说下围棋一定要专心致志，我应该把全副精力放在戏曲方面，不可分散精力，所以就不敢朝这方面钻研了。”

吴清源说梅兰芳朋友的话是对的，围棋业余消遣另作别论，要下得好，必须专业化。围棋着法并不难懂，一说就能明白，但要精通此道，非有名师指导不可，而且单靠学力，没有天分，进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有了限制。要成为高手，必须从小学习，才容易进步，他就是得到顾水如先生的培养，才有今天这



▲ 梅兰芳（左）在中村雀右卫门夫人人家中看她所藏中村雀右卫门先生的戏剧档案资料



▲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猿之助在寓所招待梅兰芳等人，并亲自表演助兴

一点成就。

在愉快的交谈中，吴清源向梅兰芳详细了解中国解放后的建设情况，听到中国正在健康发展，吴清源深感欣慰。他说围棋是中国的国粹，有三千多年历史，唐代时传到日本。在中国伟大的建设中，围棋也应该是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种艺术活动。他希望梅兰芳回国后，向文化部门建议，选派一些有围棋天分的青少年到日本留学，年龄最好不要超过十六岁，他会尽全力照顾他们，让他们学成回国，不仅成为中国围棋后起之秀，更成为骨干，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光大。

吴清源先生眷念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深深感染了梅兰芳，他表示，回国后一定把吴先生刚才的建议转达给文化部门，同时他也希望吴清源有机会回祖国走走，看看新中国的建设。

那天临别，双方还互赠了礼物。吴清源赠给梅兰芳《吴清源围棋全集》精装本和一只果绿色七宝烧的花瓶。梅兰芳赠给吴清源《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剧本选集》和《宇宙锋》、《贵妃醉酒》画册，还有他的戏装照片。

为救济日本广岛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孤儿义演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7月12日，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与朝日新

闻社联合举办的救济日本广岛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孤儿的义演，在日本可容纳4000多观众的国际剧场举行，为照顾一般观众，还降低了票价，并进行日夜两场演出。计有观众11000多，9000是座票，2000多人是站票。每场演完，都有日本观众代表原子弹受难者及其家属和战争中的孤儿，向中国艺术家献花致谢。

7月16日下午，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隆重的告别酒会，招待日本各界名流和侨胞约900人。晚六点，酒会开始，梅兰芳向来宾致词。他在致词中向此次给予中国京剧代表团在演出上、衣食住行上帮助的各方人士，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关于当时的情景和自己的心情，梅兰芳后来有过深切的回忆，在此就以这位京剧大师的这段回忆来结束本文吧——

“我那天说话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我的老实话平凡的语言获得了全场的称赞，几乎每段话都有热烈的掌声，有时候话还没说完掌声就从四周起来了。我感到光荣，而这种光荣的来源，乃是新中国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我和我们代表团的全体同志都能了解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三套军事围攻方案

1949年5月7日，正当蒋介石向大上海投下最后一瞥，乘坐江静轮离开复兴岛驶向茫茫大海时，在常州的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发出了关于围攻上海的军事部署的请示电。

自郎溪、广德追歼战结束后，粟裕即在考虑如何打上海的事了。他以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的眼光判明，攻打上海可有三套方案：一、长围久困，迫敌投降或使敌逃跑；二、避强攻弱，选择敌人守御较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敌军海上退路，诱歼其主力于市郊。

然而，一切战役部署和作战方案都必须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保全上海完整的指示精神，贯彻既要夺取城市，又要保全城市的战役指导思想。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

第一套方案。虽然以前我军在攻城战中也使用过，但上海情况特殊，600多万城市人口所需的粮、油、煤等生活物资及企业生产资料全靠外地运入，长期围困，市民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人占据出海口，也围不死。

第二套方案。虽然能避开敌军设防的重点吴淞，攻城部队伤亡也可减少，但将市区作为主战场，势必使城市毁于战火。

唯一可行的便是第三套方案。暂不攻击市区，战斗在郊区展开。钳击吴淞，可断敌海上退路及抢运物资的通道，又能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战斗。但吴淞一带是敌主阵地，敌为确保其海上通道，必定凭藉坚固的工事疯狂顽抗与我决战。这是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部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然而，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代价是值得的，决不能让上海这座举世闻名的大城市在即将回到人民怀抱之时毁于炮火。